

南关重地德济门 展示泉州古城的发展演变



2001年,考古人员在现场

“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这句话形象地解读了元、明、清时期泉州德济门作为城市南部商业性城区的重要地标,以及泉州经晋江开展海上贸易的主要出入口的重要性。德济门位于泉州城南,初始于宋,始建于1352年,明代重建并增建瓮城,清代重修加固,沿用至20世纪中期,1948年毁于大火并坍塌。

2001年,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泉州市文物部门组成考古队,对德济门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整地呈现13世纪以来多次营建的迹象。今天,当年参与抢救性考古发掘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恩凤将带着读者一起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德济门遗址。

三期遗存见证南宋至明清的泉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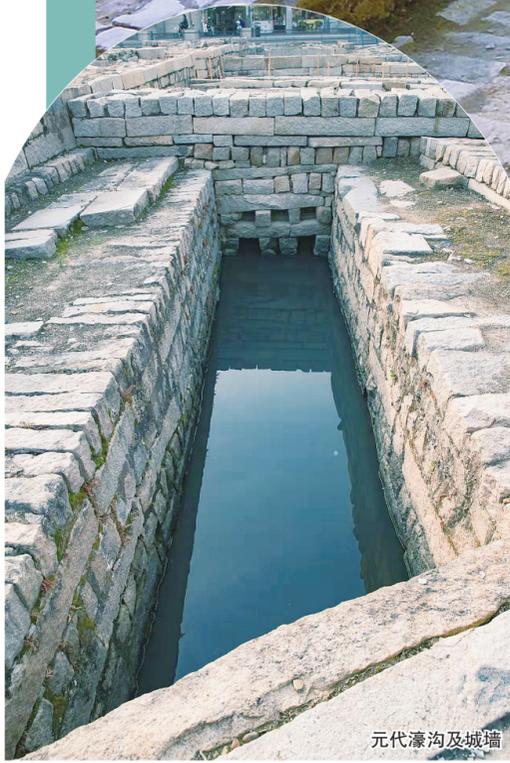
结合文献的记载,第一期由南宋绍定三年(1230)郡守游九功所筑的翼城城墙残存,以及早期城墙南侧条石砌筑的濠沟及沟上石桥遗迹。早期城墙遗迹位于遗址的北部,长度31.5米,宽7.2至7.6米,城墙内外侧用条石砌筑,中间大部填土,少量填石并稍加夯筑而成。其南侧被第二期的城墙遗迹叠压。

第二期包括濠沟及沟上石桥等遗迹,位于遗址的中部,紧贴第一期城墙南侧,显露出来的遗迹长47.2米,沟口宽1.93至2.88米,沟底宽1.45至2.74米。沟中段被晚期的门道和门道两侧墩台所覆盖。西端

上有石桥,沟穿桥西出。第二期遗迹大多被第三期遗迹叠压,形制不明。但是显现出来的遗迹用料精致,条石齐整,砌法讲究,特别是沟南壁根据已显露出来的部分或可推定它就是最早的德济门城墙。

城墙上是第三期的城墙,其东段继续沿晚期城墙走向向东延伸,其西端以桥北折与早期的翼城的南墙相连。该段的城墙宽度、位置、用料等正符合文献中“元至正十二年,监郡偃文立始拓南罗城以就翼城”“南基广二丈,内外皆石”“改南门曰德济”等相关文献记载,可以推定该期遗迹就是元代的遗存。

第三期是明清时期的建筑遗存。包括罗城城墙、德济门门道、月城门道及城墙、门墩等遗迹。位于遗址的中部、南部,是德济门遗址现存可见的主体遗迹,形成较完整的城门形制。被清理出来的罗城城墙长43.1米、基宽4.8至5.45米、残高0.5至1米。墙体内外侧都是条石呈丁字纵横砌筑,壁面竖直,条石石缝间以白灰浆加固。墙基以圆石柱、瓜棱柱、丁石、伊斯兰教墓盖石等横铺砌筑。墙体中间也是用条石或石块、石质建筑构件等砌筑。与“凡内外皆瓮”相符,直接叠压在第二期的城墙上,北侧紧邻濠沟。



元代濠沟及城墙



德济门门道

1 考古人员讲述发掘古迹的壮观场面

“德济门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元、明、清各时期残存的城墙等建筑遗迹。”傅恩凤记得2001年发掘古迹的壮观场面。经过勘测,德济门遗址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显露出来的残存的城墙、城垣墙基、门道、月城城墙及城门、濠沟、桥梁等建筑遗迹,分布在南北长36.5米、东西宽49.1米的面积上。当时出土了南宋修城官砖、明代“盘诘好细”石碑;元代印度教石刻、基督教石刻、伊斯兰教石刻等宗教石构件;明清时代的铁炮、铁弹丸、钱币等器物,还有丰富的瓦当、陶瓷残片等遗物。这些出土文物印证了宋元时期泉州“宗教博物馆”繁荣的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活动,以及“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地位。

傅恩凤说,根据遗迹之间的叠压关系和建筑结构等,考古学家把这些遗迹分为年代早晚关系的三期。

3 城门遗址展示泉州古城的演变

德济门门道位于遗址的中北部,残长13.25米,方向193度。南半部分为城墙的残存墩台,宽2.62米,东、西两壁向北延伸3.58米后各往外折0.73米,用长方形、方形及不规则石板铺设成路面;北半部分两侧为门墩所在,宽4.08米,残长9.67米,跨濠处铺架5根长石桥板当路面,过濠后仍用各类石板铺设为路面。石板上均凿有防滑凹槽。

门墩,位于城门北部两侧,从现状判断,两侧墩台应为方形,其东西向外包边墙紧贴城门城墙,而北包边墙基体大部分无存。

月城又称“瓮城”,位于罗城城墙南侧,平面呈方形。城墙以德济门门道为中心往南环绕呈半圆弧形,基础用长条石或圆柱石等建筑构件砌筑,条石丁顺砌筑。月城门道位于月城西侧的月城城墙与罗城城墙交接处,门道全长5.6米,东段



伊斯兰教石刻等石构件

宽3.08米,向西1.1米后,两壁内折收0.4米后,门道宽2.28米。月城内侧加宽加固城墙遗迹是清代加固或改建的城墙,位于月城城墙的内侧,紧靠明代月城城墙。

傅恩凤介绍,德济门是泉州古城的南门,也是沟通城内外、特别是沟通城内与沿晋江分布的码头之间进出泉州城

的主要通道。其遗址历史信息丰富,宋、元、明、清各时期遗存叠压,体现出完整的泉州古城发展演变,展现了宋元以来泉州城南一带在江岸线变迁和海外商贸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泉州城发展轨迹,记录了宋元泉州城市向南部拓展的历史。

(洪亚男 傅恩凤 成冬冬)

百年“福”文化

生活在古厝里 幸福感“拉满”!



“福”字照壁 摄于蚶江莲塘



嵌字砖雕“福祥寿春” 摄于灵秀灵峰



“福”字砖刻 摄于永宁郭坑

那些年,一个个年轻小伙只身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拼搏创业,白手起家。事业有成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回乡起大厝,创造幸福美满的家。

华侨们满怀故土情深,一砖一瓦垒起红砖古厝,用心装饰着每一处细节,古厝里充盈着主人对安居乐业的向往。

当我们细细欣赏每一座古厝,会发现,“福”是古厝里的标配之一,我们不难在建筑构件里发现“福”的踪影。

清晨,打开古厝大门,和煦的阳光照耀进来,映入眼帘的,还有大门正对面照壁上的“福”字。照壁是中国传统民居特有的一部分,具有遮挡视线及装饰的作用,闽南人多在照壁上以“福”字装饰。开门见“福”,给古厝里的家人满满的正能量。

在蚶江莲塘的一座古厝里,“人”字排列砌成的红砖照壁上,正中的大红“福”字熠熠生辉,让我们

读懂了主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闽南古厝的正立面墙多以红砖墙为主,但用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红砖。凑近仔细一瞧,每一面红砖墙都各有千秋。

在永宁郭坑村的一座古厝里,“福”字红砖铺满了一面墙,花纹雕饰与“福”字相映成趣,主人把“福”带回家中,走进走出都能沾个喜气。

在古厝里生活,传承百年的“福”文化渗透在生活点滴中,幸福感“拉满”!在这背后是先辈打拼的烙印,是付出之后的幸福感,在生活的欢声笑语中代代传承。

(茅罗平/图 胡丹扬/文)

狮城诗联夜话

狮城无处不春联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这一副中国史上最早的春联,为五代十国时期蜀皇帝孟昶所写。春联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文化瑰宝,起源于桃符,早在周代,中国民间每逢过年就有在大门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

牛接龙头承旧岁, 虎威凤里启新春。

壬寅新春将至,春联遍地开花,石狮楹联研究会会长蔡泰泰挥毫而出这副春联。“精神辞岁添牛气,风雨征程展虎威”等联句苍劲有力,笔划酣畅淋漓,欢送牛年,迎来虎年,开启新春交响乐。

一元复始,牛归腊月; 新岁初临,虎啸春风。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鳌江涛》作者永宁才子李德生,奋笔疾书:“牛藏岁,赶来瑞雪飘然至;虎出笼,吼出春风凛冽生。”浓墨重彩中,激昂豪迈间,包含了多少对未来的展望与赞颂,包含了多少诗情画意。

金虎生风腾紫气, 杏梅煮酒乐尧天。

春风诗赋满狮城,在滨海一隅“金杏楼”大门楹柱上,当代诗联名家张振耀所书的春联以“金杏”冠头,融入虎年威猛雄劲,把新春吉庆结合到闽南文化特色中。“金山虎啸惊天句,杏苑

龙吟动地诗”,冠头联在闽南文化的普及与影响,无处不在地抒发狮城的内涵与韵味。

众多诗联名家及爱好者,亦纷纷激情澎湃写下一副副春联,迎春接福,歌颂美丽家乡,歌颂石狮发展。“溜金田野牛蹄奋,溢翠山林虎翼生”(郑国贤);“虎胆经天春浩荡,民心向党道康庄”(林建新);“人寿年丰,巧手描幸福,风调雨顺,丹心写春秋”(颜进景);“丑寅交泰开新运,牛虎虎年展壮猷”(刘荣茂);“客叙嘉年半窗日,香浮绿叶一壶春”(谢文遂);“数只晓莺鸣雅曲,千行春柳曳新装”(林建社);“牛气冲天,回报自然辞旧岁,虎风候地,开怀佳节庆新春”(蔡自然);“紫气东来,花香鸟语,风调雨顺,虎跃龙腾”(许婉瑜);“春暖花开推顺进,虎威雄气兆民丰”(陈清婷)……整个城市,瞬间飘扬成红色海洋,春意盎然,喜气洋洋,处处洋溢新春面貌,描绘新的一年发展。

牛耕沃野,为惜辛劳催晓笛; 虎啸云峰,当生霸气震千山。

狮城无处不春篇。石狮,一个新兴商业城市;石狮,一个拼搏奋进城市。在这样充满时代感的现代城市中,到处完整地保留中华文化的传承,彰显着闽南文化的张力,铸就这座现代化商贸城市永远春天的文化名片!

(江南雨)

文化古迹

保护性修缮金相院 延续灵秀山人文底蕴

作为灵秀山上的一座地标,金相院历来是石狮、晋江一带民间信仰的护佑之地。2020年,千年古刹金相院启动保护性修缮,目前已完成大雄宝殿、功德林、仙公楼、海潮庵等7栋古建筑的主体修缮,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室内电气线路、灯光照明施工以及室内展陈布置。同时,大殿前广场台阶施工也即将启动。

金相院始建于隋初,此后经过历代重修,凝聚着代代乡贤的桑梓情怀。为了让石狮的城市文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留下石狮人的乡愁印记,工匠们力求遵循古老的传统,充分运用闽南民居营造技艺,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按照原来的规模呈现金相院的本来面目。这里散发着古朴、典雅、亲切的闽南传统建筑气息,延续着灵秀山的人文历史底蕴。(胡丹扬 颜华杰)

